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四十二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兵家類

六韜六卷　宋刊宋印本　宋禮部官書

周呂望撰

案此北宋官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北宋帝諱嫌名皆缺避字畫方勁有歐顏筆意卷首有禮部官書四字九疊篆朱文大長印蓋北宋官刻本也

孫子三卷　宋刊宋印本

周孫武撰

案行款同六韜

孫子集註十卷　明刊本

宋吉天保輯

案此註集魏武梁孟氏唐李筌杜佑杜牧陳皥賈林宋梅堯臣王晳何延錫張預十一家之說即宋志所稱孫子十家註也阮氏所見從道藏録出此則明人專刊本也

序　失名萬歷己丑

吳子三卷 宋刊宋印本

周吳起撰

案行款與六韜同

司馬法三卷 宋刊宋印本

撰人無攷

案行款與吳子同

尉繚子五卷 宋刊宋印本

周尉繚撰

案行款與吳子同

黃石公三略三卷 宋刊宋印本

漢黃石公傳

案行款與吳予同

素書一卷 明翠岩館刊本

漢黃石公傳宋張商英注

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畧爲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嗚乎其愼重加此黃石公得于房

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伯餘年而盜發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余竊嘗評之天人之道未嘗不相爲用古之聖賢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敘九疇傳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萬化生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

意深雖堯舜禹文傅說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于房而子房者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爲于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决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觧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書曰絶嗜禁欲所

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矣嗟乎遺相棄滓猶之以亡秦項而帝沛公况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詞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號爲一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彷彿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者雖口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宋張商英天覺序

無名氏序　萬歷戊子

素書一卷　明崇德書院刊本

漢黃石公撰

李衛公問對三卷　宋刊宋印本

唐李靖撰

案行狀與孫子吳子同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十卷　舊抄本

唐都虞候李筌撰

自序

秘閣楷書臣羅士良勝　御書祗候臣張永和

監　入內黃門臣朱永中監　入內內侍高內
品臣譚元吉監　入內侍高班內品臣趙承信
監

武經總要前集二十卷後集二十一卷　明正統刊本

宋曾公亮等編

仁宗皇帝御製序曰朕聞天道尚武示震曜以
宣其威國事在戎設營衛以整其旅輔于文德
著之善志自繩契斯革篇牘攸紀古先哲王維
御函夏製軍詰禁去暴誅慢睽乖取奐則弧矢
利夫天下師嚴以律則地　制夫　中周㳂夏

商建　最備大司馬總九伐之法以正邦國簡
車籍馬悉出井田之賦治兵振旅先辨旗物之
用逮夫戰國羣雄競起任權詐而無形勢包陰
陽而用技巧孫武吳起之說尉繚穰苴之傳數
且百家類分四種刪取要用晉侯所以敘兵法
也招摭遺逸楊僕所以修軍政也洪惟三聖開
統繼紹奮神武以平多壘揚天聲以薄四海豐
功美利非可殫紀昨藩臣阻命王師出戍　惟
帥領之重恐鮮古今之學命天章閣待制曾公
亮等同加編定慮汎覽之難　欲宏綱畢舉俾

善將出抗彊敵每畫籌策悉見規摹公亮等
編削之效寖踰再閏抗深之學莫匪素蘊凡軍
旅之政討伐之事經籍所載史冊所記祖尙仁
誼次以鈐略至若本朝戡亂邊防禦侮記謀方
略咸用槩舉且用兵貴乎有紀尙節制也決勝
至于無形尙權變也六師訓練四方風土爰從
刪正可備 又若營陣法制器械名數攻取之
具守拒之用並形圖繪悉以訓釋考星歷辨雲
氣刑德孤虛推步占驗行之軍中缺一不可命
司天監楊惟德等叅考 說附之于篇共勒成

四十卷內制度一十五卷邊防五卷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目曰武經總要前王用兵蓋不得已以殺止殺殺之可也以戰去戰戰之可也且出提金鼓付之　事取鑒成敗可以立功責伐謀而無幸勝善統衆而無專勇庶幾識爲將之躰也尙書工部侍郎叅知政事丁度總領書局適成編綴形于奏請願賜敘引因言用兵之道有愧博古之能聊以冠篇傳之可久

何博士備論一卷　述古堂鈔本

宋何去非撰

元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
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御廷唱名
先帝見其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
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名班
殿直武學教授後選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
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
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于世去非雖喜論兵然
本儒者不樂爲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
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

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奉聖旨特授承事郎依舊武學博士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己以爲報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公言成典謨雲漢之光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事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

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
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爲博士臣揆聖意必將
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
已哉而去非立志强毅不苟合于當時公卿故
莫爲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
具以此奏聞乞换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换承
奉郎而今者乃出爲徐州教授比于博士乃似
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
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
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

考覽如臣言不謬乞降一官職非獨以取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策足爲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黃氏手跋曰丁丑仲秋湖賈以閩中所刻書數種求售此何博士備論其一也詩爲浦城祝氏留香室開雕首載 四庫提要未有祖之望跋謂鈔自翰林院所藏 四庫副本取對此大段相同字句閒有異耳餘書亦皆閩中人著述開雕於嘉慶辛未以道遠不通交易賈人偶得誇

為奇貨未之收也後書賈願以他書相易乃歸之聊記于此復翁

又曰何博士備論四卷載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此本偶得諸郡故家通二十六篇不分卷未知全否因其爲穴研齋精寫珍之先是收得穴研齋精寫諸書初不知爲誰何并所鈔時代先後惟陸游南唐書爲虞山錢遵王藏書則在遵王先矣他爲宋人說部各種總得於松江故臣家有賈人知其由來謂出於康熙朝明相國家是亦古物此冊又在郡中故家三次搜羅共十

餘冊惜紙張大小未能一律裝潢各仍其舊可

耳乙亥夏仲復翁

錢氏手跋曰博士雅好談兵致授右職可謂才

人之不幸矣文忠兩表推薦不遺餘力其爲國

不敝賢之美千載之下猶足令人慨慕讀其論

固非漫然無識好爲大言欺世者流無怪乎文

忠之傾倒若是也備論載陳伯玉書錄解題作

四卷更有集二十卷惜今已不傳矣此本爲芙

川張君所藏不分卷第是明時抄錄合异耳就

余所見如奉天錄及足本霏雪錄皆不分卷明

人每坐此病不獨抄本爲然刻本亦間有之使
人不得見原書面目爲恨倘得古本頓還舊觀
豈非一大快事乎道光十有四年甲午六月二
十三日錢天樹識

無名氏手跋曰何博士備論余昔曾得遵王本
鈔寫一本今歸席子巽茂才處又見一舊鈔多
鄧禹論一篇者曾將留香室新刻彙校一過此
本復翁跋云大段相同惟句字間有少异信然
新刻所异者多在夷虜戎狄等字及晉論下中
夫先王之制夷狄也一段文字五十餘字不同

此皆出自館臣刪潤于　四庫體例宜然攷六朝諸史索虜島夷南北互相指斥雖語涉偏謬然國自爲史亦當日史臣之例其文至今未能易也此書雖有新刻其舊抄自足可珍第穴研齋究未詳誰氏耳道光辛丑冬嘉平朔八十拙叟呵凍書

管子二十四卷　陸敕先校宋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張嵲跋

陸氏手跋曰毛斧季以善價購得錫山華氏家

藏宋刻管子錢遵王貽余此本竭十日之力校勘一過頗多是正時賦役倥傯愁悶填胸篝研朱點筆時大似承秋誨奕一心以爲鴻鵠之將至撫已爲之一笑也康熙五年四月二十有六日常熟陸貽典識

又曰古今書籍宋板不必盡是時板不必盡非然較是非以爲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時刻之是者無六七則寧從其舊也余校此書一遵宋本再勘一過復多改正後之覽者其毋以刻舟目之康熙五年歲次丙午五月七日勅先典再

識

管子二十四卷 元刊細字本

舊題周管仲撰

管子二十四卷 明成化刊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明盧泉劉績補注

鄧析子一卷 明刊本

周鄧析撰

劉歆奏

楊慎序

韓子二十卷 元刊細字本

周韓非撰

韓非子二十卷　明趙用賢刊本

周韓非撰

商子五卷　明天一閣刊本

秦商鞅撰

商子五卷　嚴可均手抄本

秦商鞅撰

疑獄集三卷　舊抄本　吳太初舊藏

五代晉中書令右僕射平章事魯國公和凝集

自序

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聽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與衆共之古之君子其詳慎用刑而不敢忽也如此大抵鞫獄之吏不患其處事之不當每患其用心之不公不患其用心之不公每患其立見之不明苟其仁足以守明足以燭剛足以斷獄無餘憾矣平章事和凝于五代亂離之際乃能以疑獄存心集爲之編其子和㠓又能成父之志終其書以詔後世因未易得治獄者

苟能家得是書則疑難明之獄盡在目中矣友人焦君祥銓木以廣其傳屬僕爲之引僕嘉其用心因書其說以寄時至元十六年孟春吉日

愚齋杜震序

吳氏手跋曰此冊乃余友鮑以文得于石倉吳氏前頁有朱檢討手書竹垞抄本康熙戊子閏月奉寄池北書庫蓋録以寄漁洋山人也按歸田録載曾公與馮相道在中書省問執直詬責小吏良久及馮相語明與堂大笑其素性褊急可知而用刑一節能採古人精察得情者爲疑

獄集以當韋弦之佩亦可謂好學深思者矣子顯仁中允繼父志彙成百條勒四軸今存六十六條分上中下三卷蓋佚去四分之一云辛巳小春月太初吳長元書于留蘄草堂

棠陰比事一卷 影寫宋刊本

宋桂萬榮撰

開禧丁卯春僕以饒之餘干尉趨郡書滿斜曹孫公起予武林人也留款竟日話次因及臬事謂凡典獄之官實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國祚修短係焉比他職掌尤當謹重近者番易尉胥為

人所殺昏暮莫知主名承捕之吏積執俞遊以告證左皆具亦旣承伏矣且謀速三讞結欵無一異詞某獨不能無疑躬造臺府請緩其事重立賞榜廣布耳目俾緝正凶未幾果得鬨立者以正典刑不然橫致四無辜於死地銜冤千古咎將誰執萬榮聞之瞿然斂衽因歎吾夫子三絕韋編特著其議獄緩死之象於中孚而告之君子亦盡心於一成不可變者公其有焉旣而東歸叅選待次建康犴曹屢省斯事若有隱憂遂於暇日取和魯公父子之疑獄集叅以開封

鄭公折獄龜鑑比事屬辭聯成七十二韵號曰棠陰比事凡與我同志者類能上體累代欽恤之意下究諸公編劇之心研精極慮不謂空言則棠陰著明教棘林無夜哭曷勝多禱之幸是用弗嫌於近名僭鋟諸木以廣其傳歲在重光協洽閏月望日四明桂萬榮序

獄重事也獄而有疑則尤事之重君子所宜盡心焉今之居是官者其果能盡是心乎吾表兄桂夢協讀書不讀律而每有哀矜無辜之心尉瀛參選待任司寇參軍而歸人問之則曰此吾

志也待次五年則曰此吾所欲也因取古人之
書有資於折獄者覬之其於和魯公之疑獄集
鄭公克之折獄龜鑑則又攷之精覈之熟事之
類者不期而合詞之協者不期而比屬辭七十
有二信乎臨事之不苟而遇物期於無悔也慮
嘗伏而讀之以爲近世士夫鈎元提要以資博
識驅記者不知幾書類多無裨此書一傳天下
其無冤民乎則又從而思之竊謂鞭絲以出鉄
擊皮以驗鹽發冢知盜椁金辨誣加此等事不
見於古之盛時而見於後世豈古之風俗尚渲

不侯乎測囚之法而後世加鬼如蜮不如是則不得其情邪觀夫子讞獄殺死之言獨於中孚之象發之蓋惟天下之至誠可以動人悟物雖開金石感鬼神可也苟推吾是心聽之以五聲簡之以五辭不撓不屈志氣清明天威具嚴洋洋在上謂人情不可得吾不信也吾表兄其勉之矣虞幹掞浙東安撫司事表兄携此書見示未幾赴官金陵道出越上虞歸此書因題於後以代送行序云嘉定辛未良月之望張虙識

端平改元七月乙卯蒨紫以尚右郎蒙恩陛對

首奏守一心之正以謹治原懲群吏之貪以固
邦本天威咫尺洊賜褒嘉旣而玉音巽發謂朕
嘗見卿鄉來所編棠陰比事知卿聽訟決能審
克萬榮即恭奏臣昨調建康司理右掾待次日
久因編此以資聞見豈料天侈其疑誤關乙覽
容臣下殿躬謝曁出禁門便有力求此本者屢
梓星江建莫之致是用重刊流布庶可上廣聖
主好生之德下裨治官哀矜之意十月旣望朝
散大夫新除直寶章閣知常德府桂萬榮謹識

農家類

齊民要術十卷　勞季言校宋本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自序

紹興甲子夏四月十八日龍舒張使君專使貽書曰此因暇日以齊民要術刊板成書將廣其傳求僕為序以冠其首謹按齊民要術舊多行於東州僕在兩學時東州士夫有以要術中種植畜養之法為一時美談僕喜聞之欲求善本寓目而不得今使君得之於薌林居士向伯恭伯恭自少留意問學故一時名士大夫多與之

遊而喜得　嘗蓋此書乃天聖中崇文院板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使君得之刊于州治欲使天下之人皆知務農重穀之道使君之用心可知矣僕嘗觀周公戒成王以無逸之書有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夫惟不知稼穡之艱難其禍至於侮厥父母而不知懼其害豈小小者哉嘗謂古今親民之官莫如守令故守令皆以勸農為職漢循吏如召信臣龔遂黃霸皆躬勸耕農出入阡陌至於使民賣刀買犢賣劍買牛今

使君以書載耕稼之要足以爲齊民法其爲賢
當不在西漢循吏之下况舒之爲州沃壤千里
宿儥魚稻爰自吳魏以來爲耕戍貿遷之地又
得賢使君勸相乎其間其爲舒緩不疑矣僕流
落州縣間晚得小壘而爲之有民人社稷　得
使君所遺墨本日以繙閱庶幾有補於斯民且
無負於勸農之官不亦幸乎使君名轔彥聲其
字濟甫佳士也嘗爲越之上虞令縣多力穡之
農而令賢爲之勸故租賦之入不勞而辦又嘗
爲九江郡丞而化行乎江漢之間自九江擢守

龍舒聞譽益美功利益溥遂以其餘力刊書累編貽訓于後他日得君行道豈易量哉四月十入日左朝散郎權發遣無爲軍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鎮江葛祐之序

王廷相序　嘉靖甲申

齊民要術十卷　張紹仁校宋本

後魏高魏太守賈思勰撰

自序

葛祐之序　紹興甲子

王廷相序　嘉靖甲申

張氏手跋曰近見嘉靖時刻齊民要術即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云之湖湘間刻本也脫落外譌字格墨釘悉與此同始知胡孝轅本即從此出惟改其行款耳（湖湘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七字）數年前我友黃蕘翁購得一校本首葉簡端記有宋本行款中間正譌補脫甚多至第七卷之半作秦州春酒麴法一段止已後未校不知出於誰氏之手或所據殘闕之本歟或有故而中輟歟惜未詳記其原委也茲從黃君借歸手臨於此本憶農桑輯要中多引要術因取以參對校本所補

脫落一一具在蓋信此校本字可珍也覆勘畢後爰記其緣起云道光新元三月十九日書於仁壽里之讀異齋誠菴張紹仁

農書三卷　吳攸菴手抄本

宋陳旉撰

古者四民農處其一洪範八政食貨居其二食謂嘉穀可食貨謂布帛可衣蓋以生民之本衣食爲先而王化之源飽煖爲務也上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民始知有農之事堯命羲和以欽授民時東作

西成使民知畊之勿失其時舜命后稷黎民阻飢播時百穀使民知種之各得其宜及禹平洪水制土田定貢賦使民知田有高下之不同土有肥磽之不一而又有宜桑宜麻之地使民知蠶績亦各因其利殷周之盛書詩所稱井田之制詳矣周衰魯宣稅畝春秋譏之洎李悝盡地力商君開阡陌而井田之法失至於秦而始蕩然矣漢唐之盛指盡三代之制而孝弟力田之業猶有先王之遺意焉此載之史冊可攷而知也宋興承五代之弊循唐漢之舊追虞周之盛

列聖相繼惟在務農桑足衣食此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敎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然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爲細民之業孔門所不學多忽爲而不復知或知焉而不復論或論焉而不復究尋躬耕西山心知其故撰爲農書三卷區分篇目條陳件列而論次之是書也非苟知之蓋嘗允蹈之確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說以示人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以聞見雖多自何足用文中子曰蓋有竊名掠美攘善

矜能盜譽而作者其取譏後世爲有已乎若葛抱朴之論神仙陶隱居之疏本草其謬悠之說深以孔子不知而作爲可戒文中子慕名而作爲可恥與夫葛抱朴陶隱居之述作皆在所不取也此蓋敘述先聖王撙節愛物之志固非賤口空言誇張盜名如齊民要術四時纂要迂疏不適用之比也實有補於來世云爾自念人微言輕雖能爲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惟藉仁人君子能取信於人者以利天下之心爲心庶能推而廣之以行於此時而利後世

少裨我聖君賢相財成之道輔相之宜以左右
斯民則旉飲天和食地德亦少効物職之宜不
虛爲太平之幸民衛西山隱居全真子陳旉題
此書成於紹興十九年真州雖曾刊行而當時
傳者失真首尾顛錯意義不貫者甚多又爲或
人不曉旨趣妄自刪改徒事絺章繪句而理致
乖越是書也將以曉農事之大使人人心喻志
解今乃反惑其說使老于農圃而視効於斯文
者方且嗤鄙不暇其肯轉相讀說勸勉而依倣
之耶僕誠憂之故將家藏副本繕寫成帙以待

當世之君子採取以獻於上然後鋟板流布必使天下之民咸究其　則區區之志願畢矣後五年甲戌元日如是菴全真子題陳旉

嵩沙素號沃壤中更兵火土曠人稀東作西成既不盡力而蠶桑之務亦不加意雖廣種薄收然每遇豐歲長淮所賴以儲蓄者猶糴於此以取足焉如使種藝有其方耕穫得其便地理既已無遺而又知所謂育蠶之事則衣食充足公私兼裕豈有蓋藏耶余嘗得農書一卷凡耕桑種植之法纖悉無遺掇來守此親事之初意鋟

諸木以為邦人勸爾父兄子弟其相與勉之是郡守拳拳之意也甲戌冬至日新安汪綱書

西山陳居士於六經諸子百家之書釋老氏黃帝神農氏之學貫串出入往往成誦如見其人如指諸掌下至術數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平生讀書不求仕進所至即種藥治圃以自給紹興已巳自西山來訪予於儀真時年七十有四出所著農書三卷曰此吾閒中事業不足拈出然使沮溺耦耕之徒見之必有忻然相契處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先聖之言

吾志也樊遲之學吾事也是或一道也僕喜其
言取其書讀之三復曰如居士者可謂士矣因
以儀真勸農文附其後俾屬邑刻而傳之丹陽
洪興祖序

蠶書一卷 吳枚菴手抄本

宋秦觀撰

穀粟繭絲之利一也高沙之俗耕而不蠶雖當
有年穀賤而帛貴民甚病之訪諸父老云土薄
水淺不可以蓺桑予竊以爲然一日郡太守汪
公取秦淮海蠶書示予曰子謂高沙不可以蠶

此書何爲而作乎豈昔可爲而今不可爲耶豈
秦氏之婦獨能之而他人不能耶乃命鋟木俾
與農書並傳焉且公以天子命出守邊障方將
修城郭術器械訓兵積穀以從事于功名其志
可謂大矣豈區區蠶絲之足言哉而是書之傳
所以拳拳爲爾民計者乃復切至如此然則爲
高沙之民者盍亦仰體公之善意而無愧於淮
海之書云嘉定甲戌臈月下旬三日寓郡齋雙
溪孫鏞謹書

吳氏手跋曰陳山人農書三卷秦淮海蠶書一

卷乙酉禁烟日得于郡廟書肆後于友人處假
得汲古閣舊鈔勘正差誤并補錄全眞子自序
一篇略成善本其毛鈔本又有於潛　樓璹進
畊織圖詩四十五首附蠶書之後　日當另錄
一冊兹不鈔附云七月九日枚菴吳　鳳記
丁酉六月六日又校正數字枚菴漫士又記
是歲八月三日付館童裝　不善殊悶悶也漫
士

農書三十六卷明嘉靖刊本

元東魯王楨撰

閶閼序嘉靖庚寅

皕宋樓藏書志卷四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醫家類一

新刊補註釋文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　元刊本

唐啟玄子王冰次註宋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勑校正孫兆重改誤

臣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聖之先務求民之瘼恤民之隱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黃帝之御極也以理身緒餘治天下坐於明堂之上臨觀

八極考建五常以謂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
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盪內有喜怒之交侵
夭昏札瘥國家代有將欲斂時五福以敷錫厥
庶民乃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
近取諸身更相問難垂法以福萬世於是雷公
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矣歷代寶之未有失
墜蒼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具明於左史厥
後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
舊學東漢仲景撰其遺論晉皇甫謐刺而爲甲
乙及隋楊上善纂而爲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

始爲之訓解爲第七一通迄唐寶應中太僕王
冰篤好之得先師所藏之卷大爲次註猶是三
皇遺文爛然可觀惜乎唐令列之醫學付之執
技之流而薦紳先生罕言之去聖已遠其術晻
昧是以文注紛錯義理混淆殊不知三墳之餘
帝王之高致聖賢之能事唐堯之授四時虞舜
之齊七政神禹修六府以興帝功文王推六子
以敘卦氣伊尹調五味以致君箕子陳五行以
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以
至下至淺之人其不廢絕爲已幸矣頃在嘉祐

中仁宗念聖祖之遺事將墜于地迺詔通知其學者俾之是正臣等承乏之典校伏念旬歲遂乃搜訪中外裒集眾本寖尋其義正其訛舛十得其三四餘不能具竊謂未足以稱明詔副聖意而又採漢唐書錄古醫經之存於世者得數十家敘而考正焉貫穿錯綜磅礴會通或端本以尋支或泝流而討源定其可知次以舊目正繆誤者六千餘字增注義者二千餘條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義於是詳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於未兆施於有政可以廣生於無窮恭惟

皇帝撫大同之運擁無疆之休述先志以奉成
興徽學而永正則和氣可召災害不生陶一世
之民同躋于壽域矣國子博士臣高保衡光祿
卿直秘閣臣林億等謹上
啟玄子王冰序　寶應元年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同校正醫書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高保衡朝奉郎守尚書郎屯田郎中同
校正醫書騎都尉賜緋魚袋孫奇朝散大夫守
光祿卿直秘閣判登聞檢院上護軍林億
補註釋文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　明趙府居敬堂本　臨耳山舊

藏

唐啟玄子王冰次註宋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
勅校正孫兆重改誤

王冰序 寶應元年

林億序

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 明覆宋本

唐啟元子王冰次註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勅
校正孫兆重改誤

王冰序 寶應元年

林億等序

顧從德跋 嘉靖庚戌

新刊黃帝內經靈樞十二卷 元刊本

撰人闕

新刊晞范句解八十一難經 宋麻沙刊本

周盧國秦越人撰 宋翰林王惟一校正 臨川晞范子李駉子埜句解

可以生人可以殺人莫若兵與刑然兵刑乃顯然之生殺人皆可得而見醫乃隱然之生殺人不可得而見年來一妄男子耳不聞難素之語口不誦難素之文濫稱醫人妄用藥餌誤之於

尺寸之脈何啻乎尺寸之兵差之於輕重之劑有甚於輕　之刑予業儒未效惟祖醫是習不揆所學嘗集解王叔和脈訣矣嘗句解幼幼歌矣如入十一難經乃越人授桑君之祕術尤非膚淺者所能測其祕隨句箋解義不容辭敬以十先生補註爲宗祖言言有信字字有釋必欲學醫君子口誦心惟以我之生觀彼之生自必能回生起死矣何至有寔寔虛虛醫殺之訊吁醫有生人之功如此豈不賢於兵刑之生殺哉

時大宋咸淳五年歲次己巳孟春臨川晞范子

李駉子埜自序

儀顧堂集有跋

難經集註五卷 東洋刊本

周盧國秦越人撰

呂廣丁德用楊玄操虞庶楊康侯王九思王鼎

象石友諒註解

楊元操序

揅經室外集難經集注五卷周秦越人撰越人

即扁鵲事迹具史記本傳明王九思等集注九

思字敬夫鄠縣人宏治十才子之一丙辰進士

事迹附明史李夢陽傳餘則未詳難經雖不見于漢藝文志而隋唐志已著錄凡八十一章編次爲十三類理趣深遠非易了然九思因集吳呂廣唐楊元操宋丁德用虞庶楊康侯各家之說彙爲一書以便觀者案宋晁公武讀書志云德用以楊元操所演甚失大義因改正之經文隱奧者繪爲圖以明之然則書中圖說殆德用所爲是編日本人用活字板擺印呂楊各注今皆未見傳本亦藉此以存矣

黃帝三部鍼灸甲乙經十二卷　明藍格抄本

晉玄晏先生皇甫謐集

自序曰夫醫道所興其來久矣上古神農始嘗草木而知百藥黃帝咨訪歧伯伯高少俞之徒內考五臟六腑外綜經絡血氣色候參之天地驗之人物本性命句有脫窮神極變而鍼道生焉其論至妙雷公受業傳之於後伊尹以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中古名醫有俞跗醫緩扁鵲秦有醫和漢有倉公其論皆經理識本非徒胗病而已漢有華佗張仲景其他奇方異治施世者多亦不能盡記其本末若知直

祭酒劉李珍病發於畏惡治之而差云後九年李珍病應發發當有感仍本於畏惡病動必死終如其言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而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胗也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果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此二事雖扁鵲倉公無以加也華佗性惡矜技終以戮死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爲十數卷用

之多驗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按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內經也亦有所亡失其論遐遠然稱述多而切事少有不編次比按倉公傳其學皆出於素問論病精微九卷是原本經脈其義深奧不易覺也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安皆黃帝岐伯選事也三部同歸文多重復錯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風加苦聾百日方治多皆淺近乃撰集三部使事類相從刪其浮辭除其重復論其精至爲十二卷

易曰觀其所聚而天地之精事見矣况物理乎
事類相從聚之義也夫受先人之遺體有八尺
之軀而不知醫事此所謂遊魂耳若不精通於
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
塗地無以濟之此亦聖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
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吾性愛之其本論其
文有理雖不切於近事不甚刪也若必精更後
其間暇當撰數以爲教經云爾
臣聞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
也雖曰方技其實儒者之事乎班固序藝文志

稱儒者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此亦通天地人之理也又云方技者蓋論病以及國原胗以知政非能通三才之奧安能及國之政哉晉皇甫謐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慾者有高尚之志得風痺因而學醫習覽經方遂至於妙取黃帝素問鍼經明堂三部之書撰爲鍼灸經十二卷　不能及也或曰素問鍼經明堂三部　非黃帝書似出於戰國曰人生天地之間八尺之軀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十二經之血氣大數皮膚包

絡其外可剖而視之乎非大聖上智孰能知之戰國之人何與言天哉黃帝內經十八卷鍼經三卷最出遠古皇甫士安能撰而集之簡編脫漏者已多矣是使文字錯亂義理顛倒世失其傳學之者鮮矣唐甄權但修明堂圖孫思邈從而和之其餘篇第亦不能盡書之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曾令取素問九 靈樞太素經千金方及翼外臺秘要諸家善書校對玉成繕寫將備親覽恭惟主上聖哲文明光輝上下孝慈仁德蒙被衆庶大頌岐黃遠及方外使皇化兆於

無窮和氣浹而充塞茲亦助人靈順陰陽明教
化之一端國子博士臣高保衡尚書屯田郎中
臣孫奇光祿卿直祕閣臣林億等上
熙寧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進呈奉聖旨鏤板施
行朝奉郎守國子博士校正醫書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臣高保衡朝奉郎尚書屯田郎中同校
正醫書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孫奇朝散大夫守
光祿卿直祕閣判登聞檢院上護軍臣林億
熙寧二年五月二日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上護軍長安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
安石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行左諫議大夫
參知政事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
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曾公亮推忠協謀同德守
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一千一百戶實封
三百戶臣趙抃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守正亮節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

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鄭國公食邑一萬一千戶實封四千戶臣富弼

戴氏手跋曰書內尚有當正之處因無善本盡樞姑俟異日乃定乾隆辛卯休寧戴霖校

朱氏手跋曰辛卯亥月六日休寧戴漁卿爲詳校一過訖見還云此本訛字雖多然其不訛處視今本大勝眞古抄本也暇當更求善本校之是日蜀河朱筠記

黃帝三部鍼灸甲乙經十二卷 明抄本

晉玄晏先生皇甫謐集

自序

林億序

後有王安石等銜名末有正統六年十有五日

琴川俞氏永惠堂家藏一行

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八卷 明刊本

梁葛洪撰

醫有方古也古以來著方書者無慮數十百家其方殆未可以數計篇帙浩瀚苟無良醫師安所適從況窮鄉遠地有病無醫有方無藥其不罹夭折者幾希丹陽葛稚川夷考古今醫家之

說驗其方簡要易得鍼灸分寸易曉必可以救人於死者爲肘後備急方使有病者得之雖無韓伯休家自有藥雖無封君達人可爲醫其以備急固宜華陽陶弘景曰葛之此製利世實多但行之既久不無謬誤乃著百一方疏于備急之後訛者正之缺者補之附以炮製服食諸法纖悉備具仍區別內外他犯爲三條可不費討尋開卷見病其以備急益宜葛陶二君世共知爲有道之士於學無所不貫於術無所不通然猶積年僅成此編蓋一方一論已試而後錄之

非徒採其簡易而已人能家置一帙遇病得方
方必已病如歷卞和之肆舉皆美玉入伯樂之
廐無非駿足可以易而忽之邪葛自序云人能
起信可免夭橫意可見矣自天地大變此方湮
沒殘絕間一存者閟以自寶是豈制方本意連
帥烏侯夙多疹疾宦學之餘留心于醫藥前按
察河南北道得此方於平鄉郭氏郭之婦翁得
諸汴之掖庭變亂之際與身存亡未嘗輕以示
人迨今而出焉天也侯命工刻之以趣其成唯
恐病者見方之晚也雖然方之顯晦而人之生

死休戚係焉出自有時而隱痛惻怛如是其怨者不忍人之心也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則侯之仁斯民也豈直一方書而已乎方之出乃吾仁心之發見者也因以序見命特書其始末以告夫未知者至元丙子季秋稷亭段成已題

抱朴子丹陽葛稚川曰余既窮覽墳索以著述餘暇兼綜術數省仲景元化劉戴祕要金匱綠秩黃素方近將千卷患其混雜煩重有求難得故周流華夏九州之中收拾奇異捃拾遺逸選

而集之使種類殊分緩急易簡凡爲百卷名曰玉函然非有力不能盡寫又覺周甘唐阮諸家各作備急既不能窮諸病狀兼多珍貴之藥豈貧家野居所能立辦又使人用鍼自非究習醫方素識明堂流注者則身中榮衛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鍼以治之哉是使鳧鴈摯縶牛羊搏噬無以異也雖有其方猶不免殘害之疾余今採其要約以爲肘後救卒三卷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已須買之者亦皆賤價草石所在皆有兼之以灸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覽之

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籬之內顧眄可具苟能信之庶免橫禍焉世俗苦於貴遠賤近是古非今恐見此方無黃帝倉公和鵲踰跗之目不能採用安可强乎

太歲庚辰隱居曰余宅身幽嶺迄將十載雖每植德施功多止一時之設可以傳方遠裔者莫過於撰述見葛氏肘後救卒殊足申一隅之思夫生人所爲大患莫急於疾疾而不治猶救火而不以水也今輦掖左右藥師易尋郊郭之外已似難值況窮村迴野遙山絕浦其間枉夭安

可勝言方術之書卷軸徒煩拯濟殊寡欲就披覽迷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爲深益然尚闕漏未盡輒更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爲肘後百一方於雜病單治略爲周遍矣昔應璩爲百一詩以箴規心行今余撰此蓋欲衞輔我躬且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上自通人下逮眾庶莫不各加繕寫而究括之余又別撰效驗方卷五具論諸病證候因藥變通而並是大治非窮居所資若華軒鼎室亦宜修省耳葛序云可以施於貧

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是今搢紳君子若常處閑佚乃可披檢方書或從祿外邑將命遐征或宿直禁闈晨宵隔絶或急速戎陣城柵嚴阻忽遇疾倉卒唯拱手相看曷若探之囊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證候使曉然不滯一披條領無使過差也尋葛氏舊方至今已二百許年播於海內因而濟者其效實多余今重以該要庶亦傳之千祀豈止於空衛我躬乎舊方都有八十六首檢其四蛇兩犬不假殊題喉舌之閒亦非異處入塚御氣不足專名雜拾一條猶是諸病部

類强致殊分復成失例今乃配合爲七十九首於本文究具都無忖減復添二十二首或因葛一事增構成篇或補葛所遺准文更撰具如後錄詳悉自究先次比諸病又不從類遂具復勞在傷寒前霍亂置耳目後陰易之事乃出雜治中兼題與篇名不盡相符卒急之時難於尋檢今亦次其銓次庶歷然易曉其解散脚弱虛勞渴利發背嘔血多是貴勝之疾其傷寒中風診候最難分別皆應取之於脈豈凡庸能究今所載諸方皆灼然可用但依法施治無使違逆其

癰疽金瘡形變甚衆自非具方未易根盡其婦女之病小兒之病並難治之方法不少亦載其綱要云凡此諸方皆是撮其樞要或名醫垂記或累世傳良或博聞有驗或自用得力故復各題祕要之說以避文繁又用藥有舊法亦不復假事事詮詔今通立定格共爲成準凡服藥不言先食者皆在食前應食後者自各言之凡服湯云三服再服者要視病源准候或疎或數足令勢力相及毒利藥皆須空腹補瀉其間自可進粥丸散日三者當取旦中暮進之四五服則

一日之中量時而分均也凡下丸散不云酒水飲者本方如此而別說用酒水飲則是可通用三物服也凡云分等即皆是丸散隨病輕重所須多少無定銖兩三種五種皆分均之分兩凡云丸散之若干分兩者是品諸藥宜多宜少之分兩非必止於若干分兩假令日服三方寸匕須差止是三五兩藥耳凡云末之是擣篩如法㕮咀者皆細切之凡云湯煑取三升分三服皆絞去滓而後酌量也字方中用鳥獸屎作矢字屎作溺字牡鼠亦作雄字乾作干字凡云錢七

者以大錢上全抄之若云半錢則是一錢抄取一邊爾並用五銖錢也方寸匕即用方一寸抄之可也刀圭准如兩大豆炮熬炙洗治諸藥凡用半夏皆湯洗五六度去滑附子烏頭炮去皮有生用者隨方言之礬石熬令汁盡椒皆出汗麥門冬皆去心丸散用膠皆炙巴豆皆去心皮熬有生用者隨而言之杏人去尖皮熬生用者言之葶藶皆熬皁莢去皮子藜蘆枳殼甘草皆炙火棗支子擘破巴豆桃杏人之類皆別研擣如膏乃和之諸角皆屑之麻黃皆去節凡湯中

用芒硝阿膠粉糖皆絞去滓內湯中更微煑令
消紅雪朴硝等皆狀此而入藥也用麻黄即去
節先煑三五沸掠去沫後乃入餘藥凡如上諸
法皆已具載在余所撰本草上卷中今之人有
此肘後百一者未必得見本草是以復疏方中
所用者載之此事若非留心藥術不可盡知則
安得使之不僻繆也案病雖千種大略只有三
條而已一則府藏經絡因邪生疾二則四支九
竅內外交媾三則假爲他物橫來傷害此三條
者今各以類而分別之貴圖倉卒之時披尋简

易故也今以內疾爲上卷外發爲中卷他犯爲
下卷具列之云華陽隱居補闕肘後百一方序
上卷三十五首治內病
中卷三十五首治外發病
下卷三十一首治爲物所苦病
李栻序 萬曆二年
脉經十卷 明仿宋本
晉太醫令王叔和撰宋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直
秘閣判登聞檢院上護軍臣林億等類次
臣等承詔典校古醫經方書所校讎中脉經一

部乃王叔和之所撰集也叔和西晉高平人性
度沉靖尤好著述博通經方精意診處洞識修
養之道其行事具唐甘伯宗名醫傳中臣等觀
其書敘陰陽表裏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神
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脈以舉五藏六
腑三焦四時之痾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使人
占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爲至詳悉咸可按用
其文約其事詳者獨何哉蓋其爲書一本黃帝
內經間有疏略未盡處而又輔以扁鵲仲景元
化之法自餘奇怪異端不經之說一切不取不

如是何以歷數千百年而傳用無毫髮之失乎又其大較以謂脈理精微其體難辨兼有數候俱見異病同脈之惑專之指下不可以盡隱伏而乃廣述形證虛寔詳明聲色王相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故得十全無一失之繆爲果不疑然而自晉室東渡南北限隔天下多事於養生之書寔未遑暇雖好事之家僅有傳者而承疑習非將喪道真非夫聖人曷爲釐正恭惟主上體大舜好生之德玩神禹敘極之文推錫福之良心鑒慎疾之深意出是古書俾從新定臣等

各彈所學博求衆本據經爲斷去取非私大抵世之傳授不一其別有三有以隋巢元方時行病源爲第十卷者考其時而繆自破有以第五分上下卷而撮諸篇之文別增篇目者推其本文而義無取稽是二者均之未覩厥眞各秘其所藏爾今則考以素問九虛靈樞太素難經甲乙仲景之書并千金方及翼說脈之篇以校之除去重複補其脫漏其篇第亦頗爲改易使以類相從仍舊爲一十卷總九十七篇施之於人俾披卷者足以占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無待

飲上池之水矣國子博士臣高保衡尚書屯田
郎中臣孫奇光祿卿直秘閣臣林億等謹上
自序曰脈理精微其體難辨弦緊浮芤展轉相類
在心易了指下難明謂沉爲伏則方治永乖以
緩爲遲則危殆立至況有數候俱見異病同脈
者乎夫醫藥爲用性命所繫和鵲至妙猶或加
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
驗故傷寒有承氣之戒嘔噦發下焦之問而遺
文遠旨代寡能用舊經秘述奧而不售遂令末
學昧於原本斥茲偏見各逞已能致微痾成膏

肓之變滯固絕振起之望良有以也今撰集岐伯以來逮于華佗經論要訣合爲十卷百病根原各以類例相從聲色證候靡不該備其王阮傳戴吳葛呂張所傳異同咸悉載錄誠能留心研窮究其微賾則可以比蹤古賢代無夭橫矣

熙寧元年七月十六日進呈奉聖旨鏤版施行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同校正醫書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高保衡朝奉郎守尚書屯田郎中同校正醫書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孫奇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直祕閣判登聞檢院上護軍臣林億

熙寧二年七月十四日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
叅知政事護軍長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
戶賜紫金魚袋臣王安石推忠佐理功臣正奉
大夫行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上柱國南陽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抃推忠
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魯國公食邑一
萬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臣曾公亮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
使上柱國鄭國公食邑一萬一千戶食實封四
千二百戶臣富弼

國子監准監關准尚書禮部符准紹聖元年六
月二十五日勅中書省尚書省送到禮部狀據
國子監狀據翰林醫學本監三學看治任仲言
狀伏覩本監先准朝旨開雕小字聖惠方等共
五部出賣并每節鎮各十部餘州各五部本處
出賣今有千金翼方金匱要略方王氏脈經補

注本草圖經本草等五件醫書日用而不可闕
本監雖見印賣皆是大字醫人往往無錢請買
兼外州軍尤不可得欲乞開作小字重行校對
出賣及降外州軍施行本部看詳欲依國子監
中請事理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三日奉聖
行依奏勅如右牒到奉行都省前批六月二十
六日未時付禮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主者一
依勅命指揮施行紹聖三年六月日雕集慶軍
節度推官監國子監書庫向宗恕承務郎監國
子監書庫曾綵延安府臨眞縣令監國子監書

庫鄧平潁州萬壽縣令監國子監書庫郭直卿
宣義郎國子監主簿王仲薿通直郎國子監丞
武騎尉檀宗益朝散郎守國子監司業上輕車
都尉賜緋魚袋趙挺之朝奉郎守國子司業兼
侍講雲騎尉龔原

醫之學以七經爲本猶儒家之六藝也然七經
中其論脈理精微莫詳於王氏脈經綱舉目分
言近旨遠是以自西晉至於今日與黄帝盧扁
之書並傳學者咸宗師之南渡以來此經罕得
善本凡所刊行類多訛舛大任每切病之有家

藏紹聖小字監本歷歲既深陳板漫滅字畫不能無謬然昔賢參考必不失真後學校正傳之未暇　再承乏醫學偶一時教官如毛君升李君邦彥王君君邦佐高君宗卿皆洽聞者知大任有志於斯乃同博驗群書孜孜凡累月正其誤千有餘字遂鳩工創刊于本局與眾共之其中舊有缺文意涉疑似者亦不敢妄加補注尚賴後之賢者嘉定丁丑仲夏望日濠梁何大任後序

揅經室外集脈經十卷西晉王叔和撰宋林億

等校定叔和和高平人官太醫令甘伯宗名醫傳稱叔和博通經方精義診處尤好著述是編從宋嘉定何大任刻本影抄世傳叔和脈訣一卷乃後人依託爲之與此絕不相同也

劉涓子鬼遺方五卷神仙遺論一卷 舊抄本

齊龔慶宣編

自序曰昔劉涓子晉末於丹陽郊外照射忽見一物高二丈許射而中之如雷電聲若風雨其夜不敢前追詰旦率門徒子弟數人尋蹤至山下見一小兒提罐問何往爲我主被劉涓子所

射取水洗瘡而問小兒曰主人是誰人云黃父
鬼仍將小兒相隨還來至門聞搗藥之聲比及
遙見三人一人開書一人搗藥一人臥爾乃齊
唱叫突三人並走遺一卷癰疽方并藥一臼時
從宋武北征有被瘡者以藥塗之即愈論者云
聖人所作天必助之也此天授武王也於是用
方爲治千無一失姊適人于從叔祖叔涓子寄
姊書具敘此事并方一卷方是丹陽白薄紙本
寫今手跡尚存從家世能爲治方我而不傳至
孫道慶與余鄰居情欵異常臨終見語家有神

方兒子幼稚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尋卷診候兼
辨藥性欲以相傳屬余既好方術受而不辭自
得此方于今五載所治皆愈可謂天下神驗劉
氏昔既鄭方故草寫多無次第今輒定其前後
族類相從爲此一部流布鄉曲有識之士幸以
自防齊永明元年太歲己卯五月五日撰道慶
曰王祖劉氏有此鬼方一部道慶祖考相承謹
按處治萬無一失舅祖涓子兄弟自寫寫稱云
無紙而用丹陽錄永和九年貲財不薄豈復無
紙是以此別之耳

周氏手跋曰嘉慶十年二月偶於湖州書賈得鈔本劉涓子鬼遺方五卷并治癰疽神仙遺論一卷因取向年所藏照宋鈔本鬼遺方校之行欵與此本不同字句間有脫譌亦有脫葉定不逮所藏本惟所藏本偶有缺字此本有之首卷碎骨作辟骨辟同擘擘有分義剖義碎字似因字形而誤皆此本之勝於所藏本者錢述古讀書敏求記所載書二云同是宋鈔此兩書合爲一冊或亦祖錢本歟可知宋刻非一不得執彼以議此凡讀書須博觀眾本採集所長不可因

有宋本他本遂置而不覩也鬼遺方席氏已開
雕而劉涓子治癰疽神仙遺論世無傳本其書
十卷載於陳直齋書錄解題卷或一板或數行
此本其爲後人所併歟其論病原決死生言之
確鑿可據寔堪與鬼遺方並傳也余因校閱所
及略書所見以質世之讀是書者香嚴居士周
錫瓚識
又曰跋後借得黄氏士禮居所貯述古堂舊抄
鬼遺方校勘補缺正誤裨益甚多其原誤者仍
照錢本改所以留舊鈔面目其書不過正嘉閒

人所鈔非宋鈔也此本從錢本照錄頗信余前跋之不妄不知何日再得舊鈔神仙遺論一校成合璧也錫瓚又識

案直齋書錄解題劉涓子神仙遺論十卷東蜀刺史李頔錄中興書目引崇文總目云宋龔慶宣撰劉涓子者晉末人於丹陽縣得鬼遺方一卷皆治癰疽之法慶宣得而次第之今按唐志有龔慶宣劉涓子鬼方十卷未知即此書否卷一板或止數行名爲十卷實不多也